

新觀察叢書

中 獄

萬 正 著



作家出版社

新觀察叢書

中 獄

萬 正 著

阿 老 插 圖

獄 中

新觀察叢書

萬 正 著

新觀察編輯委員會編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西順城胡同四號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書號：(222) 字數：55千

開本 31''×43'' 1/32 印張 $3\frac{1}{2}$ 插頁 2

一九五三年六月北京三聯書店初版

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新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01—60000

定價(4) 0.30 元

開頭的話

共產主義事業不朽的英雄尤利斯·伏契克在他不朽的著作『絞刑架下的報告』一書中，這樣寫着：

……請求一件事：不要忘記！不要忘記善人和惡人，耐心地搜集那些爲着自己和爲着你們而犧牲了的人們的證據。現在要成過去，人們談論偉大時代和談論創造歷史的無名英雄的那一天一定要到來的。

在解放了的中國，這一天已經到來了。面對着今天美好的生活，回顧艱難創造這個美好生活的歷史，飲水思源，我們不得不耐心地搜集那些爲着自己和爲着我們而犧牲了的人們的證據，以便紀念他們和學習他們忠於祖國、忠於人民革命事業、忠於黨的高貴品質，爲完成烈士們的遺志，爲建設更美好的未來而努力。

本書是根據程大偉同志講述他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在獄中所親身經歷的鬥爭故事而寫的。書中所說的事蹟，雖然還僅僅是中國共產黨員和革命烈士在監獄鬥爭中的

千萬分之一的材料，但就這千萬分之一的材料來看，也足以說明黨的偉大、光榮、正確和無數黨員爲人民事業英勇犧牲、頑強鬥爭的革命精神了。

10314
X-3

目次

開頭的話.....	一
被捕的晚上.....	一
黨在教育我.....	六
在偽法庭上.....	八
在匪陸軍監獄裏.....	一二
紀念廣州起義.....	一五
『第二生命』來了.....	一八
要求發指子的鬥爭.....	二一
絕食.....	二五
『馬列大學』.....	三五
監獄裏的文娛.....	四〇
醫生王屏周.....	四二

奸細……………四四

轉黨……………三四

老教員……………五六

血債……………五九

大屠殺以後……………六六

準備越獄……………六九

解往蘇州的道上……………七三

來到蘇州監獄……………七七

興奮和憤怒的一天……………七九

做工去……………八二

匪司長巡視……………八五

葉樂天同志的犧牲……………九一

冬天……………九三

越獄……………九七

回到了黨的懷抱……………一〇四

10314
X-3
被捕的晚上

一九二八年二月，我在浙江省紹興縣參加工人運動，被偽縣政府關進了拘留所。

半夜裏，兩個偽法警把我從拘留所裏提出，帶進一間會客室。一進門就看見茶几上放着很多瓜子、橘子、蛋糕、香煙等。一個胖子坐在沙發上，他見我進去，像要站起來的樣子，但又沒有站起來，只把一隻手伸了一伸說：『請坐！』我就不客氣地坐了下去。我知道這不是會客室，這是『戰場』。

『我姓李，』那胖子說，『我是這裏的縣長，請你來談談。』接着他又指了指茶點說：『現在十點多了，你可能餓了，請用一點點心。』

『我不餓，要談什麼就談吧！』我說。

『那麼抽一支煙。』他說着遞過一支煙來。

『我不會。』

『真的不會？會抽不要客氣。今天我以私人名義找你來談談，不要害怕，也不要拘束。我對犯人一向是很好的。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喜歡交朋友。共產黨的人都

是很有學問的，你說是不是？」

『不知道。』

胖子顯然有點不耐煩起來了，但仍故作鎮定說：

『請問貴姓、大名？年齡多少？住在什麼地方？』

『我叫程大偉，今年二十一歲，住在嶧縣。』

『以前做什麼的？文化程度呢？』

『以前是紗廠工人，上過兩年私塾。』

『只上過兩年私塾？真了不起。』他抽了一口煙，又問：『你是紗廠工會的負責人，

你不帶着大家好好做工，要罷工做什麼？』

『這很簡單，因為我們活不下去！』

『怎麼活不下去？難道廠方沒有發工錢嗎？』

『工錢只有二角五分錢一天，够什麼用？飯吃不飽，工作天天加重，兩個人的活，硬要一個人幹，星期六還要強迫多做三個鐘頭的工。稍不如意，非打即罵，還要罰工錢。我們也是人啊！又不是畜生。』

『那麼你們為什麼要加入共產黨陰謀搗亂呢？我們國民黨也是爲工人呀！』那胖子

擺了擺頭，直了直脖子，兩隻眼睛一直盯着我。

『我沒有加入共產黨。』

『不要怕，老老實實地告訴我，我會幫助你想法子的，年紀輕輕的，不要上共產黨的當，要安分守己。』

『我不是共產黨。我又沒有犯什麼法。』

『共產黨——我早知道了，你說出來，你是哪一個支部的？一共有多少黨員？領導人是哪一個？住在什麼地方？——另外，有一個叫何仁德的人，你可認識？他現在在哪裏？你說出來，我馬上可以釋放你，你要做事的話，我還可以幫你找事做。』

他提到何仁德時，我不禁吃了一驚，他怎麼知道何仁德的呢？前兩天何仁德還和我在一起開會的。

『我不知道這些事，你要我怎麼說呢？』

『知道的，我曉得你知道的，你只要說出一個你的領導人，他住在什麼地方，我就可以釋放你。』

『我講了幾遍了，不知道，不知道，你叫我怎麼說呢？難道你要我編一套嗎？』我一面說着，一面站起來了。

那胖子略現驚慌，怕有什麼不測，喊了一聲：『勤務兵！把他帶出去！』
第二天，他們用汽車將我解到杭州，拘禁在匪省政府的拘留所裏。



“我一定堅持鬥爭，爲革命工作！”

黨在教育我

一天，我倚在板壁上，正要朦朧入睡，忽然聽到隔壁有一個人敲板壁。

『喂！阿哥！阿哥！』

『什麼事？』

『你吃什麼官司來的？』

『他們說我是共產黨。』

『那麼你是不是呢？』

我感到他問得很冒失。我說：『不是的。』

下午，兩人又談起來了。先談各人的歷史，以後又談到時局和對時局的看法。在談話中，我感到對方是一個很誠懇、很熱情的人，而且對時局的看法很正確，所以沒有兩天，我們就成了知己的朋友。有一次他問我：『你有什麼證據落在他們的手中嗎？』我說：『沒有。』他就鼓勵我說：『沒有證據，那你什麼也不要承認；他們可能用各種刑罰拷打你，到那時你要經得起考驗。一個革命戰士，不論在戰場上，在法庭上，都應該是』

勇敢頑強的。』以後他又說：『我們要學習列寧同志的榜樣，列寧坐牢時，還用各種各樣的辦法向敵人鬥爭，爲革命工作。』

當時我感動地說：『我一定堅持鬥爭，爲革命工作！』

從那時起，我編好了一套口供。

在偽法庭上

這是一所寬敞的廳堂，上面坐着一個穿黑大馬褂的偽法官，旁邊坐着兩個偽書記，兩旁站着十來個身強力壯的偽法警，一律穿着黑衣、黑褲，戴黑帽，帽上還圍着一圈白邊。

高高的案桌上，三雙眼睛死死地盯住我，但我却傲然地看着他們。那法官照例問了一番姓名、年齡、籍貫、住址、職業以後，接着就問：

「你是不是共產黨員？哪一個支部的？領導人是誰？同黨有多少？住在什麼地方？那個共產黨紹興縣委書記何仁德你可認識？」

我還和過去一樣地說：「我不是共產黨員，我不知道。」

「不要狡賴，你要曉得這是省政府，這是特別法庭……不老實說的話，有王法！」他接連又問了幾句，都沒有結果，最後急了說：「你到底說不說？——不說，回頭後悔就遲了。」我一言不發。那偽法官狠狠地把手一揚，向偽法警使了一個眼色，於是七八個人，就把我推下去了。

我來到一間不大不小的磚牆屋，屋內放着許多似識非識的東西，有的掛在牆上，有的擺在地下，亂七八糟地擺着。一個滿臉橫肉、兩眼鼓起的偽法警走過來，拍拍我的肩膀說：『好漢不吃眼前虧，你還是老老實實說了吧！你看，這是老虎凳，那是槓子，這是辣椒水，那爐子裏燒的是火筷，還有牛筋皮鞭、腦箍、刺手指頭的鐵針……看你還年輕，識相點，說了沒事，省得我們動手。』對於這種威嚇，我一點也不感到恐懼。他見我沒有動靜，於是又說：

『唉！我是一片好心相勸，聽不聽在你。』

另一個說：『快說呀！你到底是不是共產黨？』

『我不是共產黨，叫我說什麼？』

『那你為什麼要煽動工人暴動？』

『誰說我煽動工人暴動的？有什麼證據？』

『好傢伙！你倒問起我來了，我看你又是一個強頭子，不做不成事。』他兩眼一翻，腳一頓，喊了一聲『來！』於是三個人如狼似虎地把我按在又粗又大的凳子上縛着，同時把我的兩腿併起，在膝蓋上用大麻繩綁着。我聽憑他們擺佈，心裏只是想著隔壁那位同志對我講的話，我一定要經得住殘酷的考驗。

『你到底是不是？』

『不是！』

『媽的，不打不成招，給我動手！』於是第一塊磚頭塞進我的腳下來了。接着第二塊、第三塊……塞到第五塊磚頭時，我渾身發熱，眼睛發黑，眼前飛舞着許多火星……我昏過去了。

在我感到頭上有一陣涼氣的時候，我慢慢地又甦醒過來。醒後，發覺自己躺在地上，頭上、胸部、屁股又涼又濕。睜眼一看，這批殺人不怕血腥氣的屠夫們，板着面孔正站在我身邊，有一個的手裏拿了個空面盆。

『你說，到底是不是共產黨？那個姓何的到哪裏去了？好好地說！』
我對這羣豺狼，已無話可講，只閉着眼，搖了一下頭，表示反抗。

一個偽法警跑到爐子邊，抽出一根燒紅的火筷，在我的面前一晃，我感到臉上一陣火熱，眼淚給薰出來了。

『你曉得這傢伙的厲害嗎？趁早說了吧！』

我心想，只要有一點點動搖，敵人就會來鑽空子的，我直截了當地說：『我死了算了，你拿一顆子彈打死我吧！』